

一座长铜的城市(外二首)

□吴 笛

一座长铜的城市
铜与城,日月同辉相映照
铜与人,交响乐章展无限风光
铜,在此妖娆、雄壮、魔幻,气象万千
铜,在此吟唱、起舞,温暖而热烈

唐时李白、宋时王安石
异口同声地呼喊:
“我爱——铜官乐!”……
“我爱——铜官好!”
今今时之我
及千千万万个如我般的儿女
为你痴狂,为你倾尽一生雕刻时光
雕一尊——巾幗母亲
拥有铜一样的青春
铜一样的闪亮,炫酷在东方

少年学打铁

源子港小街那时节
最红火的铺子
就是小青哥哥家的铁匠铺
我曾在那儿学过打铁

开始是呼哧呼哧的拉风箱
眼睁睁瞧见冷冰冰黑漆漆的一块铁
被炭火灼热……焰红……柔软

接着遭遇了一把铁钎(同宗同族的铁)
狠命地夹往铁墩上
有点像黑白电影里死刑犯
被绑上了断头台
然后就是小青和我
甩开膀子抡起大小铁锤
一阵乱打
——烈焰四溅
那烈焰分明是炸窝的马蜂
抑或是铁就义烈士般的呼喊
还是一个人投胎转世为圣哲的
啼哭与尖叫?
反正我裸露的皮肉
少不了被哲
好在点点疤痕

农忙假

□左克友

如烟往事

提倡中小学放春秋假
假的报道屡见报端,我
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我们
那一代人读书时放农忙
假的情景。
农历五月,在炙热
的阳光烘烤下,针尖似
的麦芒向外岔开,护佑
着饱满成熟的麦穗。午
收季节要到了!农村学校的学生可
高兴了,因为要放农忙假,可以不上
学了。
父亲趁着月色,蹲在磨刀石前
霍霍地打磨着生锈的镰刀,月光在
刃口凝成一道寒霜。我嗅着空气里
浮动的麦香,知道这镰刀很快要划
开割麦的序幕。
天还没亮透,麦地醒了,村庄醒
了,大人小孩也醒了。一庄子人浩
浩荡荡开往麦地。麦地里,麦芒上
缀着露珠,金黄的浪尖在晨风中簌
簌低语。
父母担心我没有干过农活,分
配给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拎着装满
茶水的瓦罐,送到地头。劳作的
大人一见茶水便喜笑颜开,就着
壶嘴猛灌一气,冒烟的喉咙暂时
得到抚慰。
土生土长的我天生有着劳动情
结,看见大人弓着腰钻进麦海,镰
刀划出银亮的弧线挥舞着,样子十
分帅气,让我心里蠢蠢欲动,也期望
在大地的作业本上书写劳动的篇
章。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把麦秆插进
臂弯,麦穗扫过脸颊,细小的芒刺
扎进皮肤,痒得直想挠。随着日头
逐渐升高,汗珠已经顺着脖颈流进
脊梁沟,身上蓝布衫湿成深色地
图。火辣辣的阳光晒得我头昏脑
涨,左右开弓的机械动作弄得我腰
酸背疼。手磨出血泡,眼被汗水腌
得睁不开眼,只得割几棵便直起身
子停歇,再弯腰继续。这时,我才深
深体会到“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
光”的滋味。



遮蔽不了我大功垂成的喜悦

烈火冶炼,反复锤打
一块铁,要想成型成器
如镰刀、犁铧般实用
还需在它红得发紫之时
放进清水里淬炼、冷却
那一刻,轰轰烈烈的铁
定会吱的一声冒出青烟
至今我都不太明白
那是铁痛苦的长叹,还是幸福的歌吟?

荷叶洲江豚养护中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国只有一条万里长江
长江里只有一朵荷叶洲
如今,它美美地托起了
“水中大熊猫”——江豚
没有多少人明白
江豚脸上为何总定格着
蒙娜丽莎般的微笑

终于把你留住
水还是那片水,但渐渐清澈
江还是那条江,但日益欢畅
作为万类之一的人
要活多少年才知道人与自然的和谐?
有时候就该忘了自我
无须时时刻刻以人

这不是囚禁,不是囚禁
自由在自由度里狂放
地球成为美好家园
一定是人与万物共生
我们不仅仅是在激动地欣赏
是忏悔,是祈愿
让风吹动周围芦苇青青的思想
让一张张惊奇的脸
如六月荷花般叭叭绽放
江豚叫得越欢,跃得越高
我们才得以看清
中国蒙娜丽莎那醉人的、最美的微笑

人间有味

至今他也不知道
它的学名。“蝶儿条”这
三个汉字是从母亲浓
重的乡音里拓下来的,
定非准确的写法。
他不愿歌唱苦难,
但每到三月,仍忍不住
在意念里顺着那条山道,去找寻那个
青黄不接的春天。山花斑斓,草木气
息汹涌,那个七八岁的瘦小男孩,紧紧
跟随他的母亲,由树木掩映的小路走
上山脊。脊如驼峰,下视溪谷如带,远
看村庄如棋,眺瞰枫河如镜。男孩的
心被春天装满,他不知道,他将载着它
度过一生。这条路他走过太多遍,母
亲主动带上他,不是砍柴,亦非耙松
针,却是第一次。头天晚上,母亲说,
明天不去上学,帮妈妈做事哦!他激
动了好久。
那时候他是多么懵懂啊!他分不
清下课铃和放学铃,铃一响,他立即背
起书包,风一般向家跑去。他跳过溪
石,爬上溪岸,穿过田野,进入两边石
墙的巷道。狗叫起来,鸡叫起来。家
里没人,一束光由明瓦处挂下来,幽暗
的屋子就像一个小湖。他的心被寂静
淹没了。上课铃又响了,他又风一般
向学校跑去。
他永远忘不了那个明亮的月夜。
一觉醒来,梦幻般的大月亮挂在窗外
的梧桐上。他惊觉下床,背起书包就
走。院子里积水空明,荇藻交错,夜风
似已倦怠,鸡犬不再啼鸣。他敲响了
小伙伴六九的门:“快,要迟到了!”两
个孩子冲进了明月夜。校门紧闭,溪
水潺湲,月亮渐渐西沉,夜色如墨。看
门老人醒了,大骇道,快回去,还能睡
好一大觉!
什么样的事,能令母亲不让他上
学?这样的他,能帮母亲做什么呢?
他不知道他们就要断炊了,灼胃烧心
的山芋干都已见底。他不知道,外婆
送来的半袋米粉为什么让母亲痛哭流
涕。他只隐隐感觉这是个不同寻常的
日子。那时候的母亲健硕有力,她一
路分花拂叶,嘱他当心荆棘。有山鸡



从狮子山到冬瓜山

□钟小华



这是一张我和同事在原狮子山铜矿(简称“狮矿”)大门口的合影,拍摄距今已35年。照片上的我(左二)和同事,都是20出头30岁不到,可谓风华正茂。
这也是我在矿山最早、最具代表性的一张照片。现在看这张照片,我就想起自己在矿山漫长的职业生涯,虽然波澜不惊,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和惊人的业绩,但是敬岗爱业,脚踏实地,自诩是一颗合格的“螺丝钉”。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3年秋天,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又瘦又矮的我跟着一双塑料拖鞋,跟着佝偻着背的父亲,懵懵懂懂地走进狮子山铜矿大门。父亲带我到矿里办好手续,我在职工学校培训了两个星期后,被分配到机运二区放漏斗。到机运二区报到时,50岁左右的方副区长看了看我,啧啧嘴说:“你岁数这么小,个子也小,真是‘小不点’,放漏斗恐怕不照(行)。”这样吧,开水泵轻松快活些,只是水泵工是一级工,漏斗工是三级工。你要是愿意,我就到劳资科把你改成水泵工。”
就这样,我一天漏斗没有放,就开

蝶儿条

□董改正

惊飞,有野兔惊逃,有斑鸠咕咕地叫。母亲说,你看,蝶儿条。他的眼前一大片绿底碎花布,在蓝天之下,在起伏的山体之上,被春风吹拂,波浪般飘动。那一朵朵细小的白,都有着精致的四瓣,每一瓣都勾勒圆润。灵动如星,眨动如眼。每一丝细蕊,都在风里窸窣窣地颤动。每一条如柳的柔枝,都缀满了白,每一枝都在荡漾。
母亲开始摘花。他懵懂地看着母亲。母亲说,摘吧,这花能吃。蓝穹之下,山岗之上,碎花布之中,一对母子无声地劳作着。鸟不停地叫着,风不停地走动,云朵的移动也是时间的移动。那天,他们摘了整整两大竹筐。
焯水,捏干,和面,做粑粑,下疙瘩汤。看清楚了吗?母亲看着他问。他点点头。清苦,清如草木,苦如草木。清香,清如草木,香如草木。那是他第一次吃花。好吃吗?母亲问。弟弟妹妹都摇头。他点点头,说,香,过后有点甜。那时候他词汇匮乏,不知道这

天门山上红杜鹃

□刘欣华

在故乡天门山上,每年一到春天,漫山遍野都是杜鹃花开。花开成景,千姿百态,蔚然壮观。总是吸引着众人前来踏青赏花,怀古探幽,追思凭吊。
在一个周末晴朗的早晨,应邀与友人一道登山赏景。春日的天门山,晨雾还未散尽,朝阳将晨雾染成一片淡淡的金黄色,远远望去,青山叠翠,云蒸霞蔚。沿着蜿蜒起伏的山路,我们走进了晨曦染露的山间。此刻,山路两边树木葳蕤,翠竹摇影。脚下是溪流潺潺,耳畔是鸟鸣竹吟。迎着醉人的清风,仿佛走进了一幅氤氲淋漓的山水画卷之中,顿时觉得身心舒展,烦恼俱消。
山路开始逐渐陡峭,溪水也一路奔腾欢歌。沿途欣赏着这平时难得一见的美景,远离了都市的浮躁喧嚣,我们心中充满欢喜与安宁。山中到处都是奇景,飞瀑流泉,悬崖峭壁,山花烂漫。特别是耀眼醒目的杜鹃花,它们一簇簇,一丛丛,或高或低,生长在山道旁,溪流边,峭壁上,开得如火如荼,鲜艳欲滴。让人想起明朝诗人苏世让描写杜鹃花的诗句:“际晓红蒸海上霞,石崖沙岸任欹斜。杜鹃也报春消息,先放东风一树花。”
我们一路向上攀登,累了就坐在山石上享受鸟语花香,渴了就掬一捧清泉甘甜入口,好在有一路山花不负依的美景相伴。几经跋涉,快到山顶时,一条长长的沟壑横在眼前,那是革命前辈们在战争年代修建的战壕,上面开满了杜鹃花,山桃花、兰草花,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野花。想起小时候父亲曾经带我来到过这里,听他讲述过杨明、朱农等领导的皖南新四军游击队在这里多次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故事。到达山顶时,眼前豁然开朗起来,真是一览众山小,山高人为峰。站在这高高的山巅之上,极目远眺,远方群山绵延,风光旖旎,万象生辉。而眼前则是杜鹃花的海洋,千枝万朵,露红凝艳。它们密密麻麻,连成一片。在浩荡春风里,悄然绽放,开出一片片美丽的中国红。
在山顶高处的一块巨石边,至今仍残存着当年日本人侵略铜陵时,在天门山上修建的碉堡遗迹。如今早已硝烟散尽,拨开历史的烟尘,那些坍塌散落在山顶上一块块修建时的石头,静静地躺在时光深处,像是在默默地诉说着当年天门山上军民浴血抗战的光辉历程。
望着眼前的一切,置身于杜鹃花赤色的浪潮中,花香阵阵,沁人心脾。不禁让人心潮起伏,热血沸腾。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当年革命先烈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壮景。是他们流血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幸福安宁,是他们殷红的血液流入土壤,渗进岩脉,经年一年地催开了这些灼目的花朵,才让天门山上的春天如此美丽动人。而这些铺山盖岭的红杜鹃,正是饱含深情浸透了热血的绽放。

本报地址：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广告部：5861508（联系人：陈幸欣）

邮政编码：244000
订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电话：总编室：5860136
全年定价：100.00元

编辑组：5860131（传真）
印刷：铜陵市闻达报业有限责任公司（铜陵市淮河大道北段358号）

办公室：5861227